

长征

悲壮的战略转移 / 五岭三关报捷 / 湘江之战 / 通道会议 / 黎平会议 / 猴场会议
强渡乌江 / 遵义会议 / “鸡鸣三省”会议 / 苟坝会议 / 四渡赤水 / 巧渡金沙江 / 会理会议
彝海结盟 / 飞夺泸定桥 / 翻越夹金山 / 小金达维会师 / 两河口会议 / 进驻卓克基土司官寨
进军松潘毛儿盖 / 草地生死行 / 张国焘“密电” / 俄界会议 / 突破天险腊子口
哈达铺和榜罗镇会议 / 到达吴起营救刘志丹、习仲勋 / 三军大会师 /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石仲泉 著

历时10年
党史学家
石仲泉重走长征路

修订10年
爬梳笔耕感悟历史
终成定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
征
永
远
在
路
上
/
纪
念
长
征
胜
利
80
周
年

石仲泉 著

长征行

增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行/石仲泉著. —增订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4050-9

I. ①长… II. ①石…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研究 IV. ①K26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7949 号

责任编辑 楼岚岚 王继峰

封面设计 范昊如

长 征 行(增订本)

石仲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8 插页 4 字数 649,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50-9/K · 2543

定价 138.00 元



作者走在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桥上

作者简介

石仲泉 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红安人。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职称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首席专家。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组副组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八年。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我观党史二集》、《长征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艰辛的开拓：石仲泉自选集》、《我观党史》（三卷本）、《党史热点面对面》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八大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下册）等。新近出版《我观毛泽东》（增订本）、《我观邓小平》（增订本）、《我观党史四集》。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增订本序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过去没这个感觉。小时候听大人这样说，以为是夸张的形容。那时总盼过年，热闹，能比平常吃得好些，还有点压岁钱。现在上岁数了，才知道岁月确系如此。比如，这本《长征行》是2005年脱稿，2006年出版的，一晃10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却似没多时日。这使我对“相对论”又有点感悟了。时间是绝对的，时、分、秒基本上是不变的恒数，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却是相对的，儿时觉得慢，老了却觉得快。其实，一年就是一年，十年就是十年，尽管天文学家们能算出每年有不少秒差，但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忽略不计。客观存在的实际时间，不以我们的主观感觉为转移。这也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常识吧。

10年前，这本拙著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设立的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又到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不少同志希望再版此书。我表示，会再版的，但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出增订本。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10年，我又作过一些考察，对“长征”有些新的认知和感悟。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四点：

一是有的长征路段重走过，那些地方有不少新的变化，有的原貌一去不复返了，有的新建了许多场景；我想让这个变化与具有长征情结的研究者和读者共享。现在走长征路的人多了，但这个变化他们不一定清楚。过去走过长征路的或具有长征情结的同志，因各种原因现在不一定走得了，我将这些变化反映出来也可让他们分享。比如中央红军集结出发地赣州于都，在长征第一渡那里修建了一个大广场和纪念碑，比过去雄伟多了。贵州瓮安乌江边的猴场会议旧

2 | 址现在修复了，在附近打造了许多非常壮观的景点，初步建成了令人惊叹不已的“草塘千年古邑景区”；同时由于乌江上游修了大坝，当年强渡乌江的天险江界河渡口的险景不复存在，变成了高峡平湖。再如红军长征落脚的陕北吴起镇，由过去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设成了高楼大厦的现代化美丽城镇，成为一步跨越千年的典型代表。这样的巨大变化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国家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二是对一些重要事件，有的认识深化、细化了，也有的产生了新的看法。还是按时序说，比如，在第一章扩充了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进的内容，因为讲长征，红七军团北上是为了调动敌人；红六军团西进，是探路开道。对于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来说，它们是长征的前奏曲。讲红军长征全史，不能不包括这两个军团所作的贡献。而且，我也考察了，但是在初版里讲得太简单。现在要强化这个认识，就比较展开地来写，增加了一节。尽管还没有讲充分，但充实了不少考察内容。第三章讲湘江战役，近年来又去作了考察，补走了过去没有走过的灌阳新圩阻击战旧址、全州觉山铺阻击战旧址和红三十四师的断后战场旧址。通过重新考察，除增补三个主战场的内容外，还新增了后卫部队非典型战场的内容，从而对湘江之战的认识更全面、感悟更丰富了。因此新设一目，专门论述湘江战役的时代价值，将80年前的历史与80年后的现实意义挂上了钩。在上述讲猴场会议一章，也增加了对猴场会议的历史定位一节，以凸显这个特殊会议的意义。特别是对长征中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增加了这些年研究遵义会议的一些新识，充实了许多内容，将过去的一章扩大为两章，并且新增的一章还设了五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对遵义会议的感悟。再如对“鸡鸣三省”会议的考察也充实了新的史料，有了新的看法。还有由于对苟坝会议作了新的考察，提升了对其历史意义的定位，将其视为遵义会议的续篇。我二到榜罗镇考察，对榜罗镇会议的定位也提高了一个档次。关于陕北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前来会师一章，在初版写得比较单薄。根据新的考察，重新改写，充实和增补了不少内容。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还增加了“陕甘宁根据地初步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一节。这些都深化、细化了10年前初版的认识。

三是增加了一些全新的考察内容，弥补了10年前没有涉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环节。比如，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没能过乌江后长期独立作战，并在云南东川会泽地区过金沙江到四川西昌礼州与主力部队会合。还有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境内召开的漳县会议和张国焘的哭诉，在初版里没有写，这次补上了。讲三

大主力红军会师，增写了过去很少知道的朱老总和彭老总在打拉池的会师，等等。特别是经过这些年对长征历史的研究，我越来越感觉到应当将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包括进去，否则是不完整的。我的这个看法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在2013年10月便与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一起考察了西路军远征河西的全过程。这样，新版增加了三章，专述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异常悲壮惨烈的历史及其所作的历史反思，强调应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战略层面看西路军远征河西的决策；应着眼于获得重要的历史资源而不是简单地追究责任来研讨一些重大方针和战术层面问题的是与非和得与失，总结经验教训，使之变为宝贵财富；还应充分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和高度评价西路军的革命精神，两万多名英雄儿女血洒河西，历史不应当忘记。在最后一章“万古长存的伟大长征精神”中，由于习近平总书记近两年来强调苏区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相应地也增加一节论述了长征精神与苏区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的关系。

四是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长征史料，也想与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者分享喜悦，其中尤以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0年前出版的《二万五千里》珍藏本提供的史料最为珍贵。这个“珍藏本”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向国内外宣传红军铁流奔驰半个中国的长征奇迹，毛泽东等向参加长征的全体同志发出号召，征集长征回忆录。红军将士，包括中央领导、军委领导积极响应，纷纷撰写。经过编选，至1937年2月定稿后，组织誊清复写、装订成若干稿本，其中一部转送至上海准备出版。后因形势变化和其他原因，在上海的这个本子一直未能问世。留在延安的本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若干修改，于1955年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出版。后来流传较广的一些长征回忆录和各种长征书籍，都是以这个本子为基础或根据而编辑或撰写的。2005年上海出版的这个“珍藏本”，是以手抄稿本形式首次面世的，因而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原生态历史文本。这部手抄稿本，除了编辑的文字润饰外，它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完全是原汁原味、原始原创。特别难得的是，未经修改的《二万五千里》中的许多文章和未被收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是稀缺稀见之文。我看了这部手抄稿本后，发现不少事是过去我知之不多或未曾与闻的，还使我对有些问题得到释疑解惑。其中与《长征行》有关的一些史料，我以“页下注”形式转述在相关章节中，供感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参考。还有党的忠诚追随者英雄将军蒋介石要全部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告知中共特科人员和特科人员项与年（改革开放传奇人物项南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铁桶计划”情报送给党中央的传奇历史，既很重要，也很感人，需要让更

4 | 多的研究者和读者了解。

这样增补的结果，由初版的 33 章扩充为 38 章，字数增加了近 20 万字。同时，也将初版的一些差错作了改正，消除了长期留下的瑕疵，去掉一块“心病”。

《长征行》尽管是第二版了，但长征行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长征的认识也就只有分号，没有句号。为这个增订本的扩充，我在 2013 年考察了西路军全程之后就在琢磨运筹。历经近三个年头的准备和调适，现在有了这个新稿，我如释重负，可以松一口气了。

经过 20 来年的考察和研究，应当说对长征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由于不可能涉猎所有资料，个人认识也可能有偏颇之处，再加上眼力、心力、脑力都有限，书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妥之处，特别是可能会出现不该出现的初级错误，非常欢迎进行尖锐的批评指正。

2015 年 11 月 15 日初稿

2016 年 1 月 25 日定稿

前言

我过去几本书的前言都是“一言到底”，不分节的。这次想作点“改革”，跟正文一样，也分节设小题目，便于读者阅读，把握每一部分的中心。此前言，姑且作为一个尝试。如果效果不好，下本书再改过来。

为什么要“走走党史”

1995年初，我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负责编修党史工作期间，就听到不少议论，自己也有直接感受：正规的党史出版物太概念化。我们中央党史研究室首任主任胡乔木同志曾讲过这个问题，并对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本子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讲的内容很多，在我看来，这么四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多用一些新的事实。对于这种事实，一定要有新的见解，对于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二是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把历史过程写得比较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三是要有名人轶事。党史要有人物描写，如写陈独秀，要使人感到是一个活生生的陈独秀。四是要有提神之笔。过程要有波澜起伏，不能写成死水一潭；议论要有新的思想，不能总是陈言老调。

乔木同志的这些要求讲得很好，但是要在我们的本子里体

2 | 现这几点很不容易。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一点与我们党史工作者缺乏对党史的实际体验有密切关系。因此，这些年逐渐形成一个观点，或者说萌生了这样的理念，即党史工作者有一个由概念党史经过体验党史，形成形象党史，再来叙述和理论党史的问题。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走与不走，大不一样。这既可以丰富党史的内涵，也有助于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包括校正一些史实。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这就是我要“走走党史”的缘由。

上面讲的“这些年”，主要是跨入新的千年的2000年以来。这是从做党史专题考察所引发的。此前，虽然不时参加地方的一些活动，到各地走走看看，但没有去做党史专题考察的安排。因为到党史研究室工作后具体负责主持编写中共党史中卷的工作太紧张。1998年，中共党史中卷由撰稿、统稿到第一轮定稿基本完成。1999年以后，开始对“中卷本”进行第二轮修改，这就是开始启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而这时我的主要工作已转为负责编修中共



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发言

党史第一卷。因为有过去中共党史上卷的基础，相对地说，这段时间没有前一段那么紧张。

促使我要展开党史专题考察的一个重要动因，是2001年11月上旬到江西瑞金参加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红都”的瑞金，我一直没去过，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早就神往之。再则，具体负责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工作，对作为土地革命战争主要发生地的中央苏区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有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很清楚，想趁此机会作点调研，增加些党史的实感，推动个人对一些问题作较深入的研究。因此，在踏上这块红土地的那个瞬间，就油然而萌生了要亲吻它和探究它的感情。参加理论研讨会后，对赣南的部分地区就党史上的一些问题作了实地考察，使我感到收获不菲。由此更强化了要作党史专题考察的理念。

2003年初，受室委会委托，前往我室对口扶贫的四川省叙永县，慰问困难群众。随后，在川南、黔北、黔西北就红军长征经过当地的历史情况进行调研。走了“四渡赤水”的各个渡口，先后到四川最南端和贵州西北角的赤水两岸的悬崖峭壁考察了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使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又了解了一些。于是在思想上开始形成一个观念：党史工作者有一个由概念党史走向体验党史的问题。是年1月13日，在贵州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座谈会上，我讲了这个看法。当时是这样讲的：

——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作研究，有感受和体验，与没有感受和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我不是提倡经验主义，只是强调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 and 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特别是像我这样不是党史科班出身的，更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即如何从概念党史，进入到体验党史。近两年作了些党史考察后，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就我自己而言，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斗争，过去总感到太复杂，不容易理清楚。2001年和2002年作了两次赣南考察，对中央苏区发生过重要党史事件的一些地方作了调研，有的情况就比较清楚些。在编修党史一卷本时将一些重要材料丰富进去了，对个别原来不准确的史实也作了修改。这次考察“四渡赤水”，对我教育很大。“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经典之作。其行程几乎占整个长征行程的十分之一，是

4 | 整个长征取得胜利的最具关键性的一个阶段。这次对“四渡赤水”的路线进行了比较多的调研，就不再只是抽象的地名概念，而有了具体形象。一谈到“四渡赤水”，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赤水河沿途的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和那几个渡口的生动情景。毛主席那首《长征》诗中的“乌蒙磅礴走泥丸”，不就是描写的红军“四渡赤水”，来回穿插于川南、黔北和黔西北，以及滇东北这一带的情景？！只看注文解释，对它理解不深。经过考察后就有了较为实际的感受。毛主席的诗确实气势恢宏。从而，对这首诗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了更深的领悟。这就是由概念党史进入到形象党史。而要能有党史形象，就需要体验党史。所以，这次跑一趟，尽管苦一点，累一些，但还能吃得消，特别是对党史的体验更深了，感受更强烈了，可谓受益匪浅。

从四川叙永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回京后，我就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如释重负。长期以来，我自认是学林中人，让我双肩挑，很吃力，卸下一副担子，没有了行政事务，专心治学，乃梦寐以求之。我超龄过点几年了，现在不下，更待何时？如今，这一愿望实现了。一年前，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关于龚育之同志两本书的座谈会上，我谈到老龚同志时，曾引述了裴多菲的“自由”诗，并对自由的内涵作了锁定，强调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有更多的写作时间，追求学术真理的自由度更大。那时，我很羡慕老龚。不到一年，我也加入这个行列，不是“心想事成”么！

也正因为有了这个自由，我才能得以去“走走党史”。

为什么要用“走走党史”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可能有点不伦不类，文理不通，或粗俗不雅，也听到过一些同志劝我改题的建议。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这个题目，比较通俗、形象、直白和大众化，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听得懂。按照目前比较时尚的说法，它能体现“三贴近”，即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这里的“走走”是转意的，即走走看看之意。要说明的是，题目的全称本是“走走党史之路”，后来感到“之路”二字似有点累赘，将其省略了。于是就发生了“走走”这个实化的具体动词与“党史”这个虚化的抽象名词是否搭配的语法修辞问题。我想，这种省略语在生活中不少。因此，《百年潮》连载时一直这么用着。约定俗成吧，能意会它，不发生误解即可。当然，我也要琢磨一下这个题目，欢迎读者提出好的建议。在没有满意的题目之前，暂且这么先用着——《走走党史（之路）》。

走走党史（之路），最初只想写成几组文章。这两年走得多了，可能会辑成系列集子。目前先从走走长征开始。

为什么要从走长征路开始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崇尚英雄、讴歌革命的环境中成长的。到了目前这个岁数，这个信念、这种价值观念是很难改的（我以为，这同与时俱进、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等并不矛盾，它们是在不同层面上，针对不同的问题而言的）。我还在中学时代，就对老师讲的长征故事听得十分入神。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看北京军区文工团演出的《长征组歌》，就对红军长征异常神往。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党史部门工作，将来会走长征路。历史就是这样由必然与偶然的交错发展而形成。我既然在研究党史，而且有了要“走走党史”的想法，这就有了怎么走的选择问题。如果说青年时代，对长征的向往是感性的，那么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的理性认识，就对我“走走党史”从何走起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学过党史的都知道，红军长征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八十年波澜壮阔历史最惊心动魄、也最精彩感人的篇章。红军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空前的严酷考验。这个考验是多方面的，如在长期危难中有没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有没有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在缺吃少穿、长途跋涉、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有没有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还有在敌军不断布下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有没有摆脱绝境、转危为安的战略战术？等等。长征的结果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经过长征，党如同经受一次炼狱。吃了那么大的苦，耐了那么大的劳，饱尝了那么大的磨难，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还有什么缺点错误不能改正的？这段历史不仅不能忘，而且要大书特书，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可谓是中国共产党之魂。因此，走走党史，首先要走长征路。

我走长征路的基本走法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走长征路。这些年，走的人越来越多。据我所知，影响比较大的，如新闻记者罗开富同志，在1984~1985年间就走了长征路。他是完完全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包括日期和地点）徒步“克隆”走的，那时《经济日报》每天都发他的采访报道。这300多篇报道于2001年汇集成

6 | 《红军长征追踪》上下册出版了。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走过长征路和采访过许多老红军特别是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后，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国作家魏巍同志在考察后，写了《长征——地球上的红飘带》。据说，还有陈靖将军也走了长征路，但很遗憾我没有拜读到他的书。此外，还有我的同行——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邹嘉南同志，在2003年3月我在遵义开会时，知道他参与拍摄电视剧也在走长征路，他写的《西行笔记》一书于2004年10月出版了。

许多人走长征路的情况，我不了解。2004年10月在江西于都参加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听了罗开富讲他走长征路的情况——白天徒步



在江西长征路上思考

行军，再难走的路，有车也不坐；累了、病了，晚上甚至半夜困乏至极还坚持写采访报道，一篇不落下。这种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走长征路的过程中，还听说有两个英国青年也在走长征路。后来知道他们的中国名叫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7月，用了近10个月的时间，也是徒步走长征路。这种精神追求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年轻人学习，也值得我学习。^①我还听说有的农民、个体户或退休者也在走长征路。2004年7月，我就碰到了作为红军后代的两姐弟在沿着她们父亲的足迹走长征路。我对所有走了的或准备走的，以及有各种原因走不了但很向往的，都表示我的敬意。

既然有这么些人走了长征路，那么有不少同志就问，你走长征路有什么特点呢？我对一些同志讲过我考察长征路的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走法。不同的经历会有不同的体验，观察会有不同的视角，考察自然有不同的内容。

^① 2004年冬，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他们的连载，据说他俩写的《两个人的长征》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走长征路，跟上述所讲的有些不同。这主要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同。这个不同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

——我是分段走的，不是专门用很长时间从长征的出发地一直不停地走到长征的终点站。2003年初以前我在领导岗位时，如果是到长征经过的省区开会和调研的话，那么就结合工作之便，到那些地方作点长征考察。在岗位上，外出的时间有限，那时考察长征的地方很有限。2003年初我退下来后，外出时间充裕些，走的地方也就多一些。这一年上半年结合开会，走了属于贵州、云南的长征路。下半年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用了一个半月专赴四川、甘肃、陕西走过去没有走过的长征路。这样，从1997年9月开始到2003年10月，总算断断续续地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路的全程，同时还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段。2004年7月、11月和12月，结合外出活动，又顺便补走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过去没走过的小段长征路。2005年6月，又补走了中央红军东征到达晋西的几个县。

——我主要是以车代步，没有采取单纯徒步走路的方式。公务在身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徒步走。目前没有多少公务了，也不可能像当年红军那样去徒步走。一是毕竟年纪更大了，早已过花甲，体力、精力不允许。二是更为重要



考察长征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地瑞金云石山乡马道口村

8 | 的，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要走那个路，主要是了解考察长征路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影响的重要地方，召开过重要会议的旧址或遗址，走访在当地的当事人、亲历者和知情者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该徒步走路的就徒步走路；不需要徒步（如单纯赶路），或不能徒步（无法行走）的，就以车代步。

——我是以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因考察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将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路统统走一遍，安排时以走中央红军的长征路为主，尽量兼顾其他两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走湖南、贵州、云南的长征路时，兼顾了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在走四川、甘肃和陕西时，既兼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也兼顾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

——我是与地方党史工作者一起考察。我到一些省、区时，相关地方的各级党史工作者都参加走了属于他们那个地段的长征路。这样，或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一边考察，一边研讨问题，有助于弄清一些历史细节，矫正一些史实错误。

长征路，我断断续续地走了7年，走得比较集中的、大片的，是退出领导岗位后的这三年。

走长征路的几点收获

现在走长征路，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没当作“游山玩水”式的旅游，尽管完全可以这样逍遥。我们的每次行程仍然安排得比较紧，因为陪同走的同志都有很多工作，不可能长时间在外，还是要抢时间、赶路程，同时还要尽量多看一些地方、多访问一些人。这样，不少考察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特别是2003年秋天在川、甘、陕一个半月的考察，这是长征路走的最长的一段时间，真有点风尘仆仆，走下来蛮劳累和疲惫。好在实现了最初愿望，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也就乐在其中了。

谈到走长征路的收获，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收获会各不相同。我是从研究党史的角度来走长征路的，而且主要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比之下，对红二方面军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走得少。因此，本书讲长征也主要以个人对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考察作基础，兼及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一些情况来谈一些看法。这样讲长征认识，自然不那么完全，会遗漏一些，甚至可能有偏颇之见，请谅解。这里，初步地讲这样几点收获。

第一，亲身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长征之初，错误的军事指挥，